

万历皇帝

万历帝朱翊钧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新政，之后却渐渐疏离，甚至对其抄家灭族，为后世留下一大谜团。为了郑贵妃，「性情中人」的他与朝臣作对，尽享声色无视国体。朝廷内，以册立太子为契机，东林党

人与邪党的党争愈烈；朝廷外，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他知人善任，果断援朝抗倭；他深居内宫绝少临朝，却并未大权旁落。他的一生饱受争议，却在有明一代在位最长……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万历皇帝



104

104

万历皇帝

万历帝朱翊钧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新政，之后却渐渐疏离，甚至对其抄家灭族，为后世留下一大谜团。为了郑贵妃，「性情中人」的他与朝臣作对，尽享声色无视国体。朝廷内，以册立太子为契机，东林党

人与邪党的党争愈烈，朝廷外，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他知人善任，果断援朝抗倭；他深居内宫绝少临朝，却并未大权旁落。他的一生饱受争议，却在有明一代在位最长……

王古君·著

长篇历史小说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历皇帝/王占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080-6082-8

I. ①万… II. ①王…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1772 号

丛书策划: 高 苏

电 话: 64663331—3069

84545483

电子邮箱: 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 杜 潇 伟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249 千字

印 张: 18

定 价: 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初试皇权高拱出局	1
第 二 章	宵小闯宫首辅弄奸	15
第 三 章	丁忧夺情辞官遇阻	29
第 四 章	张诚被逐冯保抄家	43
第 五 章	张家横祸郑妃专宠	57
第 六 章	君臣斗法首辅还乡	73
第 七 章	宁夏平叛朝鲜抗倭	87
第 八 章	血战平壤索取军需	101
第 九 章	王京光复中倭和谈	115
第 十 章	战衅再起稷山大捷	129
第十一章	激战岛山水军入朝	143
第十二章	海战露梁平叛播州	157
第十三章	常洛立储常洵封王	171
第十四章	矿监为祸万历托孤	185

第十五章	妖书为虐满朝不宁	199
第十六章	太后殡天福王之国	213
第十七章	张差行刺邪教兴风	227
第十八章	蓟州办案贵妃哭官	241
第十九章	征剿后金大明兵败	255
第二十章	万历谢幕光宗驾崩	271



万历皇帝

第一章

初试皇权高拱出局

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的五月二十六，明王朝紫禁城乾清宫的东暖阁内，气氛压抑得令人几乎窒息，大明穆宗皇帝躺在病榻上，已是气息奄奄。眼见得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多，围在榻前的几个人，各揣心腹事，无不心急如焚。手牵太子跪在榻前的李贵妃，忍不住还是开口说：“万岁，有何言语只管告知妾妃。”

“不急，且待高先生，到来。”穆宗吃力地吐出含混不清的一句话，但他的意思明白得很，内阁首辅高拱不到，他是不肯交代后事的。

跪在稍后的内阁次辅张居正，心中很不是滋味，这个皇帝已然到了弥留之际，依旧还这样看重高拱，看来有高拱在，便没有我张居正的出头之日。

只有另一位在场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显得胸有成竹气定神闲。如今司礼监之首掌印太监出缺，他这个秉笔太监自然而然便排位在前。看来他对于晋身一级，是把握十足的。

在门口当值的长随太监张诚，眼见得六十多岁的高拱一路小跑赶来，便依惯例报呼：“内阁首辅高阁老到。”

高拱有几分踉跄地抢入阁内，当他一眼看到张居正时，不由得心中咯噔一下，这个次辅为何先我首辅而到？是谁先给张居正报的信？他心中已有判断，定是冯保与其勾连。此时也顾不得多想，赶忙抢前跪在穆宗近处：“万岁，老臣见驾来迟，罪该万死。”

穆宗现出欣慰的苦笑：“先生来了就好。”

“万岁龙体可还安康？”高拱显然是明知故问。

“先生，朕看来已不久于人世，临行之前，还有诸多国事家事托付。”穆宗说时已是气力不支。

“万岁有何旨意尽请颁示，老臣洗耳恭听，一切遵旨照办。”高拱又加一句，“绝不会有一丝一毫走样。”

“后事托付与先生，朕就放心了。”穆宗先摆手叫刚刚十岁的太子朱翊钧近前，“先生，太子年幼，一切就全都仰仗首辅了。”

“老臣不敢不鞠躬尽瘁。”

“李，李，贵，贵……”穆宗未说下去便咳个不止。

李贵妃明白，下面的话事关她的荣辱，特别是她多么想从穆宗口中说出，如太子即位便封她为太后的话来。她有些急切地连声呼唤：“万岁，万岁，把旨意讲完，妾妃该如何呀？”

然而，穆宗只是咳嗽连声，再也说不出话来。

李贵妃急得哭出声：“万岁，万岁。”

穆宗剧烈地猛咳一阵后，“噗”地喷出一口鲜血，眼睛瞪得老大，头一歪竟然就离去了。

李贵妃嚎啕大哭，在场者也无不呼天抢地。高拱更是边哭泣边叨念：“万岁呀，怎不就在世上多留一时片刻，这遗诏尚未留下，让老臣如何安排国家大事啊！”

“高阁老不必担心，遗诏在咱家这里。”冯保不慌不忙。

高拱不由得发怔：“何时你便有遗诏？”

冯保从衣袖中取出诏书，高高举起：“万岁爷早有准备，今晨已令咱家将遗诏草好用玺。”

“我却不信。”高拱伸手便夺。

“阁老莫急，待咱家宣读。”冯保正色念道，“着令太子承继大统，命冯保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听到此处，高拱就翻了：“别再念了，哪朝哪代也没有太监辅政之理，你这分明是假传圣旨。”

“高阁老，你睁大眼睛看，这可是黄绫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玉玺也是真而且真的。”

“玉玺在咱手中，还不且随咱官来随咱官来。”高拱吉立担

劲松挺直傲苍穹，
翠柏如钢腰不躬。
寒梅何惧朔风冷，
金菊经霜色愈浓。

高拱在文案前，在等一个人。他明白自己曾两度阻止冯保，使其未能担任秉笔太监一职，已与冯保结下仇恨。而今冯保自己伪造遗诏，自命为秉笔太监，大权在握，凡事定要与己不利。但冯保究竟怎样，他还要测试一下。

工部给事程文谦恭地步入，他不知首辅召见所为何事，但他自认为平素与高拱还算走得近，想来不会是坏事。他面对高拱长长一揖：“阁老呼唤下官，不知有何见教？”

“坐。”高拱从来不苟言笑，“程大人，有件事要知会你。”

“请阁老明示。”

“程大人为官一向清廉干练，在给事中位上也已多年，老夫意欲擢升你为工部右侍郎。”

程文起身一躬到底：“多谢阁老提携，下官定当结草衔环相报。”

“老夫向来施恩不图报，只是程大人还要有个心理准备。”高拱这才点明此番约谈的主题，“而今不比以往，万岁刚刚驾崩，冯保新近干政，他也许会从中作梗。”

“高阁老的面子，谅他冯保不敢不给。”

的模样。陈皇后抚着他的头再三地叮嘱：“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下跪的全是你的臣子，你现在是全天下的主人，你的话就是圣旨，他们不敢不听。”

李贵妃不放心：“母亲的话千万记住，一定要当殿提出。”

“二位母后但放宽心，所有吩咐言语，皇儿俱已熟记在心。”这位早熟的小皇帝显得从容不迫。

在冯保的导引下，朱翊钧迈着稳健的步子，登上了太和殿的宝座，是为万历皇帝。在群臣三拜九叩三呼万岁之后，小万历发出悦耳的童音：“众卿平身。”

“吾皇万岁万万岁！”

万岁想起了母亲的叮嘱：“首辅高先生。”

高拱赶紧出班跪倒：“臣在。”

“朕已登基，母妃自当为皇太后，先生以为如何？”

“这……”高拱万万没想到，小皇帝甫一登基，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尖锐问题。如果驳回，无疑是开罪了皇上与其生母，如不反对，便失去了作为首辅的责任。想到此他不加思索地回应：“万岁，此议不妥。”

万历感到十分意外：“朕的话不是圣旨吗？”

“皇上也不能随心所欲，所做的一切都要合乎礼法。”

“朕是皇上，难道母亲为太后还不是理所当然？”

“非也，万岁，太后只能有一人，如加封太后，也当是陈皇后做，李贵妃本非皇后，如何做得太后？”

“怎么，朕这皇帝说话不作数了！”小皇帝也知道动怒了，因为他明白母亲再三叮嘱，实现不了不好交代。

高拱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语气决然：“万岁所提不合祖制，绝对不可，还请收回成命吧。”

冯保不觉在一旁插话：“高大人，侈谈什么祖制，皇上都已有了口谕，作为首辅即执行便是。”

“金殿之上，哪有你这内官说话的地方，真是不懂朝廷规矩，”高拱一番抢白，“你也太放肆了！”

冯保给噎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万历蔫蔫地退朝，在殿后听了过程的李贵妃气得脸色煞白：

“这个该死的高拱，竟如此不把万岁放在眼里，分明是欺我们孤儿寡母。”

一并在殿后的陈皇后，对高拱所言却甚为满意：“其实高拱所说也不无道理，祖制不可违，妹妹还是别生气了。”

高拱回到文渊阁，对着张居正大发感慨：“张大人，你看看适才在朝堂之上，万岁他的话该有多么荒唐可笑。”

张居正则是模棱两可：“虽是万岁之尊，毕竟年幼，等他慢慢长大后就不会如此了。”

“咳！”高拱长叹一声，“你我只怕今后要格外费心了，这十岁的孩童可如何能治理天下啊。”

张居正怔了一下，随即附和道：“首辅说得是，此后凡事首辅多多做主就是，这大明天下就靠您了。”

高拱又发感慨：“今后朝中的事只恐难管。”

“万岁幼小，首辅自可当断则断，谁敢不从？”

“你没看那冯保，如今竟然也以辅政大臣自居，”高拱不无担心，“此人难免日后事事掣肘。”

“他自封为秉笔太监，终不然首辅大人就默许了？”张居正眨巴着眼睛，其实是在投石问路。

高拱狡猾地一笑：“如果文武百官无人反对，老夫也懒得操心，乐得做个好人，随他去吧。”

张居正一时还摸不透高拱的心思。

次日，即有十数道奏疏递送到内阁，高拱粗略地翻看一下，也未知会张居正，便送到冯保处，由冯保转呈皇上批阅。万历年幼，自然就是冯保阅处了。

冯保已然以掌印太监自居，他先将工部给事中程文的奏疏打开，看后不免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奏疏之上，列举了他三大罪状，头一条便是，他给穆宗进春药，致使皇上体虚而亡。不要再说另外两条，只这一条他便有害君之罪，就得领受死刑。而其他奏疏，几乎是大同小异。冯保真的是惊呆了，看起来这高拱是想要他的性命。

在文渊阁，高拱又收到了三十多份奏疏，涵盖了六部大小官员。高拱感到颇为满意，这说明自己的威望还是如日中天。

文武百官，还能领会他的意图，他这棵大树根深叶茂，冯保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此刻他忽然想到了一件要事，今日这内阁之中少了一个人，那次辅张居正至今不见踪影，也没有告假，是病还是另有原因？而要扳倒冯保，还需此人的附议。有了张居正合作，将冯保置于死地，便是板上钉钉了。想到此，他急匆匆去往张居正的府邸。

得到家人的通报，张居正出迎到大门外：“首辅驾临，寒舍蓬荜生辉，未能远迎，真是罪过。”

“张大人，老夫来得鲁莽，还请海涵。”

二人揖让着到客厅落座，看茶后，张居正动问：“首辅大人过府此行，定是有所见教。”

“有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高拱索性直言，“张大人，想那冯保，以阉宦之身，竟欲同我阁臣平起平坐，也想当顾命之臣，真是痴心妄想。”

“冯保本一太监，实乃自不量力。”

“而今满朝文武，多达四十几份奏疏弹劾他，三大罪状实不容赦。”高拱说出他的意思，“冯保理当收监勘问。”

“张某本是次辅，自当唯首辅之命是从。”张居正毫不迟疑，“高大人拟本，下官具名就是。”

“既如此说，张大人请吧。”高拱将一份写好的奏疏，摊放在张居正的面前，“落笔如山，不好反悔。”

张居正毫不犹豫地提起狼毫，工工整整写上自己的名字：“下官与高大人一心，天日可鉴。”

高拱满意地收起本章，带着微笑离开了。张居正一直送到大门，目送高拱的背影不见了，之后回到书房，翻开一本《资治通鉴》，悠然自得地细细阅读。天色渐渐阴晦起来，书上的字已分辨不清，张居正也看不下去了，他沉不住气了。看来，要钓的鱼不会上门了，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就得主动出击了。他吩咐下人备轿，乘夜色迷蒙，探访司礼监。

冯保一见张居正，气就不打一处来：“好你个次辅大人，真和高拱穿了一条裤子，居然同他联名上疏要整咱家。”

“冯公公，若不签名，岂不就被他识破，如何还能给公公通

风报信？”张居正沉稳地自顾落座。

“屁！报信有个屁用。”冯保的精神业已崩溃，“这四十多份奏疏，我压也压不住，必得呈报上去，那还不是要了我的命？”

“看光景高阁老是不会放过你了。”张居正斜视冯保一眼，“他在内阁同下官提起你时，大有咬牙切齿之态。”

“张居正，你落井下石，怪我瞎了眼，以往还拿你当朋友，想不到你比高拱还不是东西！”

“冯公公这样把下官看得一文不值，我也无话可说，下官也用不着为公公出主意了。”张居正起身便走。

“慢着。”冯保听出弦外之音，“怎么，难道你还有救我的法子？”

“其实，公公大可不必为弹劾之事忧心，”张居正显得从容淡定，“对付高拱的法子还不是信手拈来。”

“张大人快请赐教，若能令咱家逃过这场灾难，定以万金为报。”冯保此刻是实在没辙了。

“冯公公，金银财宝本身外之物，如果扳倒高拱，那首辅便出缺了，这继任人选嘛……”张居正有意打住不再说下去。

冯保立刻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张大人现为次辅，首辅离任，继任者自是张大人莫属。”

“那好，其实这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张居正慢条斯理地把计策讲述一番，“公公，如此一来，他还想上疏参你置你于死地，他的乌纱帽还能戴得住吗？”

“张大人真是棋高一筹，咱家佩服。”冯保还得求助于张居正，“只是此事若要成功，还得张大人再助一臂之力。”

“何需交代，这是自然。”张居正已看到通向首辅之路的曙光。

慈宁宫的气氛很是压抑，宫人们连大气也不敢出，都吓得躲在角落里灯暗处。李贵妃暗自垂泪，万历心痛地解劝母亲：“母妃，不要伤心，儿毕竟已是皇上，早晚也要为母妃争来这个太后。”

“皇儿，我们孤儿寡母很是无助啊。”李贵妃不住叹气，“你看那陈皇后，竟然也与高拱一唱一和。”

“还是怨高拱那个老头作梗，要不是他，不早就一言定鼎了。”万历心里也在盘算，“母妃，那高拱拦挡，我们就没法子治他？”

“高拱位居首辅，仕历三朝，门生故旧甚多，在百官中影响颇大，轻易是动不得的。”李贵妃显然是投鼠忌器。

冯保急匆匆一阵风地来到：“叩见万岁爷，叩见娘娘。”

万历对他有一种依赖：“大伴，这许久不在朕的身边侍候，又去何处偷懒？”“禀万岁和娘娘，奴才有大事启奏。”

李贵妃漫不经心地：“什么事？有话就说嘛，何必畏首畏尾。”

“此事实属事关重大，奴才怕万岁、娘娘降罪。”

“说，朕赦你无罪。”

“万岁，”冯保有意加重语气，“那高拱已有不臣之心。”

李贵妃难免惊愕：“冯保，你又在打什么小算盘，存心加害高拱，他三朝老臣，难道还会谋反不成？”

“娘娘，奴才本有顾虑不想说，”冯保欲擒故纵，“好了，就当我说，没有这回事。”

万历却是不依了：“母妃，正愁找不到高拱的毛病，大伴有了他的罪证，就让他说出来呀。”

“冯保，讲来听听。”李贵妃又警告地加一句，“若敢胡编乱造，小心我要了你的狗命。”

“万岁、娘娘，那高拱在内阁散布，十岁的孩子如何坐天下。”

万历一听便大为恼怒：“这分明是藐视朕，难道朕十岁就不能坐皇帝了，还要让他坐不成？”

“那倒不是，不过，”冯保有意顿了一下，“高拱要从藩王中选一合适者，来替万岁坐江山。说什么，等到万岁长大成人再把皇位还回来。”

“笑话，藩王坐了江山，还会交还？”万历虽小，但也明白，“这可真是糊弄小孩子了。”

“此话当真！”李贵妃已不是问了，而是气得不行。

“娘娘不信，可以传人证对质。”

“何人可为证？”

“内阁次辅张居正。”

“宣！”万历传旨。

张居正奉诏来到：“吾皇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千岁！”

“张大人，哀家要问你一件事，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如有半点虚妄，定治你欺君之罪。”

“为臣不敢。”

“那高拱是如何议论万岁坐天下之事的？”

“那日高拱下朝，谈及万岁要加封娘娘为太后至一事，大加感叹言道，万岁才只是十岁的孩子，如何能坐得天下，也不懂朝纲祖制，哪天突发奇想说不定还冒出一个什么主意来，叫我等如何应对。”

“说下去。”

“高拱他还言道，莫如选一品德俱佳的藩王，先代行数年皇帝权力，等万岁长大再行交还帝位。”

“他当真有此意向？”

“千真万确。”

“你是如何回答？”

“是臣言说，就怕藩王贪恋皇权，不肯让位，那时不就弄假成真，有负先皇的重托。”

“就是，哪个当上皇帝的人，还肯再把帝位让出去？”万历明白得很，“高拱这分明是谋反篡逆。”

“张大人就当制止高拱这种叛逆行为。”李贵妃在旁敲侧击。

“臣只能曲折反对，毕竟高拱是首辅，臣位列他后，凡事还得他做主。”张居正点明要害，“比如娘娘加封太后至一事，臣若为首辅，万岁有旨，自然会按圣旨把事办妥。”

“那高拱言称，若封当封陈皇后，”李贵妃叹息一声，“细想起来，也是如之奈何。”

“娘娘，其实办法都是人想的，臣便有两全之策。”

“你说说看。”

“两宫并尊为太后，一切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李贵妃眼角眉梢都现出喜气：“当得？”

“只要高拱不在首辅之位，此事笃定。”

“好，你们告退吧。”李贵妃下了逐客令。

张居正与冯保躬身退出，冯保有几分疑虑：“张大人，这李娘娘也不表态，我二人的计，别是给她识破了。”

张居正付之一笑：“识破倒也不假，不过她也只能走我们指的路，不然她的太后做不成。”

“那，高拱的脑袋掉定了。”

“未必，”张居正早把李贵妃的心思看透，“高拱不过是挡她的太后路，也并未危及她和皇上的性命，想来是不会赶尽杀绝的，但是，高拱这首辅算是当到头了，该回家抱孩子啦。”

冯保心中酸酸的：“那这首辅则非大人莫属了，张大人得到了想要的，而我还是两手空空。”

张居正冷笑一声：“冯公公，别忘了你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冯保将双手一摊，“什么也没得到啊？”

张居正点点冯保的头：“你得到了这个。”

冯保如梦方醒：“也说得是。”

张居正扬长而去。

次日上午，是个响晴的好天。头顶像是铺展开一幅硕大的瓦蓝绸缎，没有一缕云彩丝。高拱在内阁门前漫步，他的心情极佳，一切顺利，预计李贵妃看过四十多份弹劾冯保的奏疏，也该召他进宫了。

长随太监张诚步履轻快地走来，见了高拱一怔：“哟，高大人，怎么像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在这等候咱家呢？”

“敢问公公可是万岁召我入宫？”

“正是，一些不差。”张诚侧身相让，“大人请。”

“公公稍候。”高拱返身进入文渊阁，兴冲冲招呼张居正，“张大人，不出老夫所料，万岁召见了，看光景是没有冯保好果子吃了。”

“想来阁老之言不差。”

“张大人随我去见证一下，太监冯保的倒霉时刻。”

张居正心中暗自发笑：“阁老，万岁没有召我的旨意，下官自顾前往多有不妥，阁老还是自便为是。”